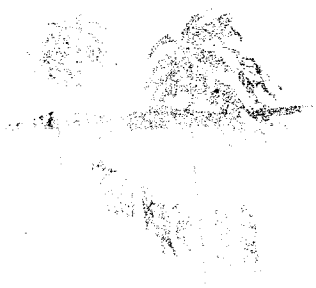


冀边府战役回忆录

第一集

地道战





奠边府战役回忆录

第一集

地道战

〔越南〕陈度等著

黄敏中等译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ĐÁNH LẤN

Tập hồi ký Điện-biên-phủ

Nhà xuất bản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封面木刻：叶然

地 道 战

书号 1835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9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1}{2}$ 插页 2

1965年4月北京第1版 196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 000001 - 200000 册 (精) 0001 - 2000 册

定价 (2) 0.42 元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出版者說明

一九五四年五月——一九六四年五月。

我国人民和軍队在党的领导下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已經十年了。

从那时候起，我們曾經組織过許多介紹奠边府的报告会，发表、出版过許多关于奠边府的文章和书刊。但是直到現在，奠边府仍然是个新穎的題材。因为奠边府是我国軍队——英雄的軍队和我国人民——英雄的人民的一切最美好的結晶。可以說，在这富有历史意义的战斗里涌現出来的英雄事迹是无穷无尽的。

今年^①是奠边府胜利十周年。我們趁这机会向讀者們推荐几本讀物。这些讀物都是記述曾經在奠边府或其他輔助戰場上战斗过的真实人物的真实事迹的。《地道战》和《最后防綫》^②是其中的两本。

看！这里写的是无比英勇的工兵战士們，每天不声

① 指一九六四年。

② 《最后防綫》是《奠边府战役回忆录》的第二集，共收回忆录八篇。

不响地泰然自若地倒悬着身子，钻进定时炸弹坑里，逐个扫除那随时都可能突然爆炸的炸弹的故事。这里写的是著名的633高地防御战。在这次战斗中，二十七名战士在有限的装备和断绝了外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一天就打退了在飞机、大炮和坦克掩护下的三营敌兵的七次进攻。这里写的是运用地道进逼战术的有趣情景。这种战术是我军在冀边府的新创造：战士们在敌人的枪口下，在密集的炮火轰击下，日以继夜地强挖战壕逼近敌人，战壕穿过敌人的铁丝网，直插敌人的营寨，然后战士们出其不意地跳进敌人的碉堡，拔除敌军的据点。这里写的是敌我为了争夺冀边府的“胃脏”——飞机场而进行的激烈的“钢铁较量战”。这里写的是第五联区干部们的内心活动；正是这些同志想出了妙计，以小股兵力一举全歼敌人刚从朝鲜抽调回来的精锐的 G. M. 100 机动兵团。这里写的是鹅贡(南部)军民的欢腾热闹的气氛。他们在冀边府胜利的声威下，火乘风势，一举烧毁了三百多个敌军兵营和哨岗，收复了全部土地。此外，在河内城里，别动队队员们炸毁七个火车头的地雷爆炸声，也把法国军队吓得头晕脑胀，鼓舞了敌后同胞们的斗争……

在争取神圣的全民抗战获得决定性胜利的严峻的战斗日子里，我们在各个战场上，特别是在冀边府战场上的战士们，都碰到过许许多多看来是无法克服的困难。由于我们怀着对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怀着对

祖国的无限热爱，由于我們具有真正革命者的坚强意志和对党中央和胡伯伯的英明领导的坚定信心，我們终于战胜了一切。我們也可以这样說，我們的胜利是革命积极性和决战决胜精神对在严峻的时刻里不断反映出来的消极右傾思想的胜利。思想战綫上的胜利已經产生了无比强大的力量，从而克服了我們在物质方面的一切障碍、困难和弱点，粉碎了敌人自以为占绝对优势的一切东西。

在伟大的冀边府胜利后的十年里，在建設北方，引导北方社会主义迈进的事业中，在爭取祖国統一的斗争中，我国北方和南方的人民和军队都已經取得了并且正在繼續取得許多輝煌的胜利。在革命的前进道路上，在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胜利的同时，必然会有許多困难和阻碍等待着我們。但是我們有着冀边府“决战决胜”的傳統，無論有多大的困难，我們都一定能够克服，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两本回忆录里的朴素而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真实故事，都是由亲身参加了冀边府战役的同志們口述或亲自执笔的。編印这些故事，为的是使我們能够在这富有历史意义的紀念日里，重溫一下冀边府的英雄事迹，重溫一下我們军队的光荣傳統。同时也是为了启发和更好地促使我們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战斗回忆讲出来、記下来，以便

逐漸匯集成一部由所有參加戰役的同志們集體編寫的活生生的光榮的奠邊府戰役史。我們希望，在這套讀物到達讀者手里的時候，我們的願望將能夠實現。

越南人民軍出版社

目 次

路打通了	陈德其口述 民 洪整理	(1)
“解放冀边府”作坊	胡 芳	(22)
在 633 制高点上	陈 度大尉	(47)
左亭塘	紅 越大尉	(71)
坚守在炮位上	洪 盛上尉口述 黄 河 整 理	(92)
第三个据点	大 武	(132)
地道战	兆大尉口述 胡 芳整理	(147)

路 打 通 了

陈德其 口述

民 洪 整理

奠边府战役初期，我們工兵扫弹排在通往前綫的两条主要公路的交叉点哥内岔道口执行任务。我們在距离前綫两百公里的这段道口上，在弹雨和烈火中奋战了上百个昼夜。

这里我只追述一下其中一天的情况，这一天給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是年底的一天。那天早晨我跟往常一样到三个观察組去检查工作。这三个組分布在安州、光輝、山蘿这三条公路上的三座高山上。八点钟左右，我来到了守卫在山蘿公路最主要一段路上的第三組。濃厚的晨雾刚刚消散，火热的太阳閃着金光。举目一望，哥内岔道口那边，寂靜的 41 号公路显得像被血染过似地鮮紅。公路两旁，在这边的山坡上和那边的山澗邊緣上，到处都是血紅色的弹坑和烧焦了的树林，被炸断了的高大树干橫七豎八

地躺臥着……

但是所有这些伤痕都算不了什么，今天早晨，西北山林仍然显得那样绚烂綺麗，那样安詳自在。就像是連續几十个昼夜的暴雨般的轰炸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我們在这儿的战士們的神态也是如此。老典組长撅了一根被露水湿透了的树枝插在单人掩体坑的边沿上。阿八这个沉默寡言的战士不慌不忙地抖散着干叶子鋪在坑底下，准备坐着睡上一觉。还有阿欣这个身材矮小、容貌英俊的小伙子則坐在掩体坑的边沿上，一边擦着枪，一边悠然自得地哼着一首在整訓时期很流行的歌曲《农民是主力軍》。看来他快活得就像我們面前矮树丛中蹦跳着歌唱着的小鳥儿。我一会儿望着阿欣那白淨匀称的橢圓脸蛋和那两片紅得像塗了胭脂似的嘴唇，一会儿又望着刚才扑楞着翅膀飞进阳光里去的小鳥儿。

今天早晨，碧空辽阔，一望无边。几片薄紗似的白云在空中輕輕地浮蕩着。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晴天啊！但是对我們來說，一个美丽的晴天同时也就是一个暴风雨到来的日子。工作的习惯使我本能地注視着东边的天空。敌人的飞机是經常成群結队从那个方向飞来的。

電話鈴声突然响了起来，接着老典組长便喊我：

“其哥，营长来電話。”

我把听筒紧貼着耳朵，不知怎的心里觉得特別紧张。营长用那溫和亲切的声音低声細語地說：

“喂，小其嗎？得多留点儿神啊！今天这大晴天它們准要来很多的。特别是今天夜里……有个炮兵团要开上前綫。告訴弟兄們一定要好好完成任务。”

一个炮兵团开上前綫，这是在我們抗战中从沒有过的事情。我放下了听筒，但耳朵里却嗡嗡作响，活像是一队雄壮的炮車正从自己面前轰隆隆地駛过。

我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在我心坎里还深藏着一个特殊的理由。我是在参加这次战役之前刚从陆軍学校出来的。在学校里，因为我有点文化，所以被分配学习炮科。我日以继夜地刻苦钻研，焦急地等待着有一天能够亲自让炮弹像霹靂似地打在敌人的头上，改变在过去战斗中往往由于敌人炮火的压制不得不受屈的局面，为无数牺牲了的战友們报仇。的确，如果情况沒有发生变化，那我現在該是在炮兵队伍里了。說不定恰恰就在这个将从这儿雄糾糾地开过去的炮兵团里的哪一个班里呢。

但是革命却交給我一項不是我所期待的工作。这使我原想在高傲的大炮身边参加战斗的願望落空了，同时使我不能像过去那样当个突击队员，挎着手榴弹，拿起上了刺刀的枪杆子向敌人猛打猛冲。今天，我的任务是趴在这个空旷的山头上，屏住气息，監視着在头頂上呼啸咆哮、横冲直闖的敌机，数清它們朝自己背上扔下来的炸弹。然后再不声不响地去跟那些危险的頑固的鋼铁敌人

搏斗。

說实話，在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并不很高兴。好不容易一个月过去了，我跟勇敢憨厚的扫弹战士们朝夕生活在一起，心里的悶气才慢慢消了一些。现在碰上好机会，情緒又来了。好在这时候我心里正高兴，加上当前的責任又很重大，使我再騰不出脑子去胡思乱想。

我轉过身子向弟兄們說：

“同志們，营长指示我們今天必須坚决完成任务。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車队通过。”

也許是因为保守秘密已經成了习惯，当时我没有如实告訴大家說是个炮兵团。老典、阿八、阿欣都全神貫注地望着我，眼睛里閃着亮光。阿欣紧紧地抿着两片鮮紅的嘴唇，显得异常严肃。大約过了一分钟，他又唱起来：

农民們起来，把革命的旗帜高高举起！

多少年啊，仇恨的火焰在我們心里燃燒……

从外表看，誰都会以为阿欣是个学生。但事实上他却是富寿农村里一个貧农的儿子。他的父亲由于过度劳累而早丧。他有十来个兄弟姐妹也都先后一个接着一个被病魔或一九四五年发生的大饥荒夺去了生命。只留下他母子俩相依为命，一頓稀粥一頓野菜混着过日子。直到最近几年生活才稍微好些。

阿欣从十六岁参军，到现在刚满三年军龄。他成天笑着唱着，但心里却时刻惦念着母亲。他常常跟我谈心说：“我参了军，弟兄们在一起闹闹腾腾，不愁吃不愁穿，可就是老母亲独个儿在家里，孤孤单单，年纪又老，身体又弱，不知自己一个人怎样过活啊！……”最近他母亲来信说村里正在发动减租，很快就要分到果实，他就高兴得像是孩子穿上了新衣服。他还兴致勃勃地拿着母亲寄来的照片给我看。老人家头扎黑方巾，样子很忠厚老实，慈祥的眼睛有点儿发呆，像是日夜盼望着远离膝下的儿子。照片背面，阿欣摘录了两行诗句：

我来到这遥远的地方杀敌，
是为了我对慈祥的母亲——祖国和你的爱情。

阿欣今年十九岁，论生日他比我小三岁，论军龄他比我少五六年。但是就清扫炸弹这一行来说，他却比我老练。还在西北战役时期，当敌人遭到沉重打击，疯狂地在我們进军的道路上投下最先几批定时炸弹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单位工作了。敌人的炸弹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个伤疤。他的下颚关节被炸断了，动作起来很不方便。吃东西的时候就像老牛吃草似地慢吞吞地巴嗒巴嗒地咀嚼着。现在他正唱着歌，脖子鼓得胀崩崩的，伤疤还不时地抽动着。

老典仍然站在观察哨上，半个身子隐藏在单人掩体

坑里。他的脸儿又黑又瘦，显得很严肃，但心里却很爱护战士。他望了望阿欣，然后转过脸去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大家抓紧时间睡觉，我来警戒。”

誰都还没有閤过一下眼——連阿八这出名的睡觉大王也不例外——就已经从远方传来了震耳的飞机声。耳朵特别灵敏的阿欣站起身来说：

“B—26 的声音，也許还很多呢。他媽的，那么一大早就来，要捞什么油水呀。”

老典还是挺着身动也不动地站立着。他仰起头用望远镜朝敌机的方向望去。他用高嗓門叫道：

“阿八快起来，……七架 B—26 进入陣地。”

我赶忙搖电话跟附近两个小組联系。一切都安排好了。

敌机低飞盘旋，一架跟着一架兜圈子。飞机的阴影在阳光灿烂的山头上閃掠而过，尖厉的嘯声像是要把人們脆弱的神經震裂了。

最后头的一架敌机刚飞过去，最前头的一架已經折返回来。这一次它們簡直是俯冲到我們的头上了。老典放大嗓門喊道：

“快趴下，它要向我們投彈。”

我看見两个像芭蕉似的黑不溜秋的东西从飞机肚子底下掉下来。“敌人想消灭我們的观察台！”我刷地这样

一轉念頭，立刻給附近的兩個小組搖電話，大聲呼喊：

“大家隱蔽好，敵機可能在我們頭上投彈，要注意繼續監視……”

突然，話筒霍地一下從我的手里蹦了出去，地面轟隆隆地搖晃着，土粒石塊像雨點似地落在我的頭上和背上。

炸彈聲剛一停止，我立刻拍打掉頭上的沙土站起身來。硝煙還沒散盡。老典剛才站崗的地方現在只留下一個像巨型漏斗似的大坑了。小組的日記本子拋落在彈坑旁邊的一個亂七八糟的土石堆上，被風一頁頁地掀翻着。

剎那間，阿欣從自己的掩體坑里飛快地躡了出來，朝着老典剛才站崗的地方跑去。不一會兒，他轉過身子走回原地。手上拿着日記本子，臉色十分陰沉。

阿八的寬邊竹笠仍舊朝着岔道口的方向高高翹着。他還在鎮靜地數着扔下來的炸彈。

“七…八…九。”

阿八是個觀察能手。從外表看，他不像一個熱情奔放、朝氣蓬勃的人。他講起話來慢聲慢氣像個老头兒，走起路來東搖西晃像隻大鴨子。可正是他，沖破了敵人的重重包圍，從暫時被敵人占領的興安省來到自由區參加戰鬥。他不大愛說話，但一開口就斬釘截鐵，毫不含糊。他做任何工作都善始善終，有頭有尾。分配他在哪兒站

崗，他就在那兒生根。要是讓他監視敵機，那就任憑炸彈在他身旁爆炸，他也不會低一下頭。

敵機又在頭頂上尖聲怪叫。我大聲喊：

“快下坑隱蔽！”

炸彈又炸響了。殺人的彈片嗖嗖地擦過山頭。這次我站起來朝阿欣的掩體坑望去。只見坑口上露出一支步槍，槍筒已被砍斷了半截。我不由打了一個冷戰。但是就在這時，阿欣已經撐着槍杆從掩體坑里跳上來。他發愁地看着我說：

“步槍被炸壞了。”

原來剛才敵機投彈時阿欣撐着槍往坑里跳，人剛跳進去，還來不及把槍抽回來，炸彈就響了。彈片砍斷了半截槍筒，就像是人們砍甘蔗似的。死神的确已經來到了這位英俊的青年戰士身邊了，只不過是來遲了半秒鐘。

我對阿欣說：

“好了，趕快放下槍，下坑隱蔽，繼續監視敵人。”

敵機又折了回來。這次它們轟炸路面。炸彈兩顆一回，四顆一批，五顆十顆一嘟嚕一嘟嚕地掉下來。地面又被震得晃動起來。黑煙和塵土滾滾翻騰，形成了幾座灰暗色的高牆。

阿八依然沉着地數着：

“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六……咦，怎麼沒看到定時

炸弹！”

阿欣用俏皮的語調說：

“大概它們知道，扔定时炸弹等于白送給我們这班老
爷。”

但是后来敌机还是扔了定时炸弹。一顆顆黑不溜秋
的重磅炸弹抖顫着身子猛冲下来，然后默默地躺在刚才
被弹片犁翻的土层里。

接着，最后的两架飞机吐出了几团銀白色的东西。我
以为这是烧夷弹，赶忙叫战士们臥倒。这些銀白色的东
西晃晃悠悠地悬挂在我們的头頂上，慢慢飄落下来。在
快要触到地面的时候，它們又吐出了許多带翅膀的小炸
弹，就像是一群大麻蝇。

“蝴蝶弹！”阿欣大声吆喝。

原来敌人有一个周密的計劃：先扔几批触发炸弹
消灭观察台，破坏道路，把路面犁翻。然后扔定时炸
弹，让它們深深地埋藏在松土层里。最后扔蝴蝶弹，使清
除炸弹和修复道路的工作更加危险。这真是狡猾透頂了！

十一点钟左右，敌机飞走了。天空恢复了原有的宁
靜。异乎寻常地宁靜。

我們都走上山頂。三个人不約而同地走到山頂正中
的一个弹坑旁边站着，这是老典同志牺牲的地方。在片
刻的靜默中，我想起了老典那严肃的面容，仿佛看見他妻
子的一双含泪的眼睛和他孩子的两颗发直的眼珠子在我